



柯杨。

是被这里的窑火和人间烟火同时留住。

2017年，柯杨通过景德镇陶瓷大学交换项目第一次来到这里。在此之前，他在法国本土学习美术，走遍欧洲，心里总觉得缺了点什么。而景德镇给他的第一印象是震撼的：他感觉自己进入了一座活态遗产之城，一个真正活着的陶瓷生态系统。

当地匠人依然用古法制瓷，明清时期的古老配方至今还在使用。更触动他的是日常生活中历史厚度。即便在河边或山间散步，也常踢到碎瓷片。那些被泥土半掩的青花残片告诉他，在景德镇不必走进博物馆就能触摸历史。这种氛围让他“着了魔”。

真正让柯杨产生归属感的，是这座城市随处可见的善意与协作精神。在这里，没有人把技艺当作秘密，也没有人把同行视为对手。隔壁作坊的年轻人路过，会主动帮陌生人修一整批坯，讲一个小时的工作要领，只摆

摆手说一句“下次你帮我画个青花就行”。

柯杨逐渐意识到，这里的技术传承不靠专利，不靠壁垒，而是靠一种近乎朴素的信念。景德镇的制瓷传统不是展柜中的历史，而是通过手势、语言、规矩和耐心，一代代刻进人们的生活里。老作坊里转动的辘轳车、街巷中堆放的匣钵、窑炉里跳动的火光，这里的传统不是静态陈列，而是每天仍被人使用、传授、更新的活态传承。

回到留尼汪后，他总想着那些泥、那团火。“回到法国时，我觉得少了点什么，内心有一种空洞，然后就有一种冲动想回景德镇。”后来他回来了，他才明白在景德镇有家的感觉。2024年，他和妻子回到景德镇，在浮梁县湘湖镇兰田村租下一栋三层小楼，建起工作室。他们没有选择市中心，而是住进了村庄——这让他想起留尼汪的成长经历，在自然的环绕中生活。兰田村天凉时人们在公共长椅上聚会，田野随四季变化，邻里间互相照看孩子、分享食物。他在这里感受到一种超越文化的归属感，想起苏轼的那句“此心安处是吾乡”。

这些日常的善意，比任何学术论文都更深刻地让柯杨理解了什么是“景德镇”。他最初以为自己想念的是陶瓷，后来才明白想念的是整个环境——那里的人、作坊、生产的声音、合作的自发性。在他看来，真正让这座城市保持活力的，不仅是精湛的技艺，更是知识共享的传统和人与人之间的信任。

如今，柯杨还参与创建了一家中法合资的瓷器设计公司。在2026年世界青年发展论坛上，他说：“消费者不再仅仅购买物品本身，更想了解所购物品背后的故事，这使文化产品成为一种交流的媒介。”我因瓷而来，却被人间烟火留住脚步。柯杨说，往后他会继续做留尼汪与“瓷都”之间的文化纽带。

曾锐在传统的河床上加固堤岸，李娜在河流的转弯处找到了新的流向，柯杨则从另一个大洋汇入这条河。景德镇申遗成功，是对这座城市过去一千年的加冕。而真正决定下一个一千年的，是这些正在与泥土对话的年轻人。他们让炉火不熄，也让瓷的叙事不断被重新讲述。**民**